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六十三回 救莽漢暗刺吳道成 尋盟兄巧逢桑花鎮

且說蔣四爺聽胡和之言，暗暗說道：「怨不得我找不著我二哥呢。原來被他們擒住了。」正在思索，忽聽外面叫門，胡和答應著，卻向蔣平擺手，隨後將燈吹滅，方趑趄出來開放山門。只聽有人問道：「今日可有什麼事麼？」胡和道：「什麼事也沒有。橫豎也沒有人找。我也沒有吃酒。」又聽一人道：「他已醉了，還說沒有吃酒呢。你將山門好好的關了吧。」說著，二人向後邊去了。胡和關了山門，從新點上燈來，道：「兄弟，這可沒了事咧。咱們喝吧。喝醉了給他個睡，什麼事全不管他。」蔣爺道：「很好。」卻暗暗算計胡和。不多時，將老道灌了個爛醉，人事不知。蔣爺脫了道袍，紮縛停當，來到外間，將招子拿起，抽出三枝鵝眉刺，熄滅了燈，悄悄出了東廂房，竟奔後院而來。果見有三座磚塔，見中間的極大。剛走到跟前，忽聽嚷道：「好呀！你們將老爺捆縛在此，不言不語，到底是怎樣呵？快快給老爺一個爽快呀！」蔣爺聽了不是韓爺的聲音，悄悄道：「你是誰？不要嚷！我來救你。」說罷，走到跟前，把繩索挑去，輕輕將他二臂舒回。

那大漢定了定神，方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蔣爺道：「我姓蔣名平。」大漢失聲道：「哎喲！莫不是翻江鼠蔣四爺麼？」蔣平道：「正是。你不要高聲。」大漢道：「幸會，幸會。小人龍濤，自仁和縣灶君祠跟下花蝶來到此處，原要與家兄報仇，不想反被他們拿住。以為再無生理，誰知又蒙四爺知道搭救。」蔣爺聽了，便問道：「我二哥在那裡？」龍濤道：「並不曾遇見什麼二爺。就是昨晚也是夜星子馮七給小人送的信。因此得信到觀音庵訪拿花蝶，爬進牆去，卻見個細條身子的與花蝶動手，是我跳下牆去幫助。後來花蝶跳牆，那人比我高多了，也就飛身躍牆，把花蝶追至此處。及至我爬進牆來幫助，不知那人為什麼反倒越牆走了。我本不是花蝶對手，又搭上個黑胖者道，如何敵得住，因此就被他們擒住了。」

蔣爺聽罷，暗想道：「據他說來，這細條身子的倒象我二哥。只是因何又越牆走了呢？走了又往何處去呢？」又問龍濤道：「你方才可見二人進來麼？往那裡去了？」龍濤道：「往西一面竹林之後，有一段粉牆（想來有門），他們往那裡去了。」蔣爺道：「你在此略等一等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轉身來到林邊一望，但見粉壁光華，亂節竹影。借著月光淺淡，翠陰蕭森，碧沉沉竟無門可入。蔣爺暗忖道：「看此光景，似乎是板牆。裡面必是個幽僻之所，且到臨近看看。」繞過竹林，來到牆根，仔細留神，踱來踱去。結構刁筍處，果然有些活動。伸手一摸，似乎活的。摸了多時，可巧手指一按，只聽咯噔一聲，將消息滑開，卻是個轉身門兒。蔣爺暗暗歡喜，挨身而入，早見三間正房，對面三間敞廳，兩旁有抄手游廊。院內安設著白玉石盆，並有幾色上樣的新菊花，甚覺清雅。正房西間內燈燭明亮，有人對談。

澤長躡足潛蹤，悄立窗外。只聽有人唉聲歎氣，旁有一人勸慰道：「賢弟，你好生想不開。一個尼姑有什麼要緊，你再要如此，未免叫愚兄笑話你了。」這說話的卻是吳道成。又聽花蝶道：「大哥，你不曉得。自從我見了他之後，神魂不定，廢寢忘食。偏偏的他那古怪性兒，決不依從。若是別人，我花沖也不知殺卻了多少。惟獨他，小弟不但捨不得殺他，竟會不忍逼他。這卻如何是好呢？」說罷，復又長歎。吳道成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看你竟自著了迷了。兄弟，既如此，你請我一請，包管此事必成。」花蝶道：「大哥果有妙計，成全此事。慢說請你，就是叫我給你磕頭，我都甘心情願的。」說著話，咕咚一聲就跪下了。蔣爺在外聽了，暗笑道：「人家為媳婦拜父母，這小子為尼姑拜老道。真是無恥，也就可笑呢。」

只聽吳道成說：「賢弟請起，不要太急。我早已想下一計了。」花蝶問道：「有何妙計？」吳道成道：「我明日叫我們那個主兒，假做游廟，到他那裡燒香。我將蒙汗藥叫他帶上些。到了那裡，無論飲食之間下上些，須將他迷倒，那時任憑賢弟所為。你道如何？」花沖失聲大笑，道：「好妙計，好妙計！大哥，你真要如此，方不愧你我是生死之交。」又聽吳道成道：「可有一宗。到了臨期，你要留些情分，千萬不可連我們那個主兒清濁不分，那就不成事體了。」花沖也笑道：「大哥放心。小弟不但不敢，從今後小弟竟把他當嫂子看待。」說罷，二人大笑。

蔣爺在外聽了，暗暗切齒咬牙，道：「這兩個無恥無羞、無倫無禮的賊徒，又在這裡鋪謀定計，陷害好人。」就要進去。心中一轉想：「不可！須要用計。」說罷，轉身驅來到門前，高聲叫道：「無量壽佛！」他便抽身出來，往南趕行了幾步，在竹林轉身形隱在密處。此時屋內早已聽見。吳道成便立起身來，到了院中，問道：「是那個？」並無人應。卻見轉身門已開，便知有人，連忙出了板牆。左右一看，何嘗有個人影，心中轉省道：「是了。這是胡和醉了，不知來此做些什麼。看見此門已開，故此知會我們，也未見得。」心中如此想，腳下不覺不由的往南走去。可巧正在蔣爺隱藏之處，撩開衣服，腆著大肚，在那裡小解。蔣爺在暗處看的真切，暗道：「活該小子前來送死。」右手攥定鋼刺，復用左手按住手腕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聽撲哧一聲，吳道成腹上已著了鋼刺，小水淋漓瀉瀉。蔣爺也不管他，卻將手腕一翻，鋼刺在肚子裡轉了一個身。吳道成那裡受得，「哎喲」一聲，翻筋斗栽倒在地。蔣爺趁勢趕步，把鋼刺一陣亂搗，吳道成這才成了道了。蔣爺抽出鋼刺，就在惡道身上搽抹血漬，交付左手，別在背上，仍奔板牆門而來。

到了院內，只聽花蝶問道：「大哥，是什麼人？」蔣爺一言不發，好大膽！竟奔正屋。到了屋內軟簾北首，右手二指輕輕掀起一縫，往裡偷看。卻見花蝶立起身來，走到軟簾前一掀。蔣爺就勢兒接著，左手腕一翻。明晃晃的鋼刺，竟奔花蝶後心刺下來。只聽「嗑」的一聲響，把背後衣服劃腳，從腰間至背，便著了鋼刺。花蝶負痛難禁，往前一掙，頓時跳到院內。也是這廝不該命盡。是蔣爺把鋼刺別在背後，又是左手，且是翻起手腕，雖然刺著，卻不甚重，只是劃傷皮肉。蔣爺蹣跚跟將出來，花蝶已出板牆，蔣爺緊緊追趕。花蝶卻繞竹林，穿入深密之處。蔣爺有心要趕上。猛見花蝶跳出竹林，將手一揚。蔣四爺暗說：「不好！」把頭一扭，覺得冷嗖嗖從耳旁過去，板牆上拍的一聲響。蔣爺便不肯追趕，眼見蝴蝶飛過牆去了。

蔣爺轉身來到中間，往前見龍濤血脈已周，伸腰舒背，身上已覺如常，便將方才之事說了一遍。龍濤不勝稱羨。蔣爺道：「咱們此時往何處去才好？」龍濤道：「我與馮七約定在桑花鎮相見。四爺何不一同前往呢？」蔣爺道：「也罷。我就同你前去。且到前面，取了我的東西，再走不遲。」二人來到東廂房內，見胡和橫躺在炕上，人事不知。蔣爺穿上道袍，在外邊桌上拿了漁鼓簡板，旁邊拿起算命招子，裝了鋼刺。也不管胡和明日如何報官，如何結案。二人離了鐵嶺觀，一直竟奔桑花鎮而來。

及至到時，紅日已經東升。龍濤道：「四爺辛苦了一夜，此時也不覺餓嗎？」蔣爺聽了，知他這兩日未曾吃飯，隨答道：「很好，正要吃些東西。」說著話，正走到飯店門前，二人進去，揀了一個座頭。剛坐下，只見堂官從水盆中提了一尾歡跳的活魚來。蔣爺見了，連誇道：「好新鮮魚！堂官，你給我們一尾。」走堂的搖手道：「這魚不是賣的。」蔣爺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堂官道：「這是一位軍官爺病在我們店裡，昨日交付小人的銀兩，好容易尋了數尾，預備將養他病的，因此我不敢賣。」蔣爺聽了，心內輾轉道：「此事有些蹊蹺。鯉魚乃極熱之物，如何反用他將養病呢？再者，我二哥與老五最愛吃鯉魚，在陷空島時往往心中不快，吃東西不香，就用鯉魚余湯，拿他開胃。難道這軍官就是我二哥不成？但只是我二哥如何扮做軍官呢？又如何病了呢？」蔣爺只顧犯想。旁邊的龍濤也不管三七二一，他先要了點心來，一上口就是五六碟。然後才問：「四爺，吃酒要什麼菜？」蔣爺隨便要了，毫不介意——總在得病的軍官身上。

少時，見堂官端著一盤熱騰騰香噴噴的鯉魚，往後面去了。蔣爺他卻悄悄跟在後面。多時轉身回來，不由笑容滿面。龍濤問道：「四爺酒也不喝，飯也不吃，如何這等發笑？」蔣爺道：「少時你自然知道。」便把那堂官喚近前來，問道：「這軍官來了幾日了？」堂官道：「連今日四天了。」蔣爺道：「他來時可曾有病麼？」堂官道：「來時卻是好好的。只因前日晚上出店賞月，於四鼓方才回來，便得了病。立刻叫我們伙計三兩個到三處打藥，惟恐一個藥鋪趕辦不來。我們想著軍官爺必是緊要的症候，因此擋槽兒的、更夫，連小人分為三下裡，把藥抓了來。小人要與軍官爺煎，他不用。小人見他把那三包藥中揀了幾味先嚥在口內，說

道：『你們去吧。有了藥，我就無妨礙了。明早再來，我還有話說呢。』到了次日早起，小人過去一看，見那軍官爺病就好了，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買酒吃。外又交付小人一個鏢子，叫小人務必的多找幾尾活鯉魚來，說：『我這病非吃活鯉魚不可。』因此昨日出去了二□多里路，方找了幾尾魚來。軍官爺說：『每日早飯只用一尾，過了七天後，便隔兩三天再吃，也就無妨了。』也不知這軍官爺得的什麼病。」蔣爺聽了，點了點頭，叫堂官且溫酒去，自己暗暗躊躇道：「據堂官說來，我二哥前日夜間得病。不消說了，這是在鐵嶺觀受了暗器，趕緊跑回來了。怨得龍濤他說：『剛趕到，那人不知如何越牆走了。』只是叫人兩三處打藥，難道這暗器也是毒藥味的麼？』不然，如何叫人兩三處打藥。這明是秘不傳方之意。二哥呀，二哥，你過於多心了，一個方兒什麼要緊，自己性命也是當要的。當初大哥勸了多少言語，說：『為人不可過毒了。似乎這些小傢伙稱為暗器，已然有個暗字，又用毒藥味飽，豈不是狠上加狠呢。如何使得？』誰知二哥再也不聽，連解藥兒也不傳人，不想今日臨到自己頭上，還要細心，不肯露全方兒。如此看來，二哥也太深心了。」又一轉想，暗說：「不好。當初在文光樓上我誑藥之時，原是兩九全被我盜去。如今二哥想起來，叫他這般費事，未嘗不恨我，罵我，也就未必肯認我呢。」想到此，只急的汗流滿面。

龍濤在旁，見四爺先前歡喜，到後來沉吟納悶，此時竟自手足失措，便問道：「四爺，不吃不喝，到底為著何事？何不對我說說呢？」蔣爺歎氣道：「不為別的，就只為我二哥。」龍濤道：「二爺在那裡？」蔣爺道：「就在這店裡後面呢。」龍濤忙道：「四爺，大喜！這一見了二爺，又完官差，又全朋友義氣，還猶豫什麼呢？」說著話，堂官又過來。蔣爺喚住，道：「伙計，這得病的軍官可容人見麼？」堂官開言說道：「爺若不問，小人也不說。這位軍官爺一進門，就囑咐了。他說：『如有人來找，須問姓名。獨有個姓蔣的，他若找來，就回覆他說，我不在這店裡。』」四爺聽了，便對龍濤道：「如何？」龍濤聞聽，便不言語了。蔣爺又對堂官道：「此時軍官的鯉魚大約也吃完了。你作為取傢伙去，我悄悄的跟了你去。到了那裡，你合軍官說話兒，我做個不期而遇。倘若見了，你便溜去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堂官不能不應。蔣爺別了龍濤，跟著堂官，來到後面院子之內。

不知二人見了如何，下回分曉。